

唰——的一聲，Vince將鋪棉外套的拉鍊拉至胸口，輕巧帶上門板，穿著舒適棉褲的腿邁開步伐，朝電梯走去。

沒了髮膠固定的褐髮蓬鬆而柔軟，拐過彎前握著手機的掌貼上臉側，半掩去面容，他舉止自然地從值班室前走過，絲毫沒引起醫護人員的關注和懷疑。

閃進電梯按下B1後Vince吁出口氣，對於可以逃離困了他整整五天的病房這事難掩快意，住院實在太悶了。

然而這樣的歡快持續不到一分鐘，注意到下降的速度漸緩，無聲嘆了口氣，他暗自祈禱即將走進的那人不會壞事，右上方的電子面板顯示——2F，餐廳與休息區。

提示音後金屬門片緩緩分開，率先入眼的是一雙有點眼熟的——他的病房浴室裡也有一雙的——淡藍色防水拖鞋，再往上看去，是和自己同樣的黑色T恤和寬鬆運動褲。

「Hi, Vince.」手上抓著紙袋，啃著沒剩下多少肉的雞腿骨，黑髮男人走進電梯，模糊不清地打了聲招呼。

「Nice to see you, Lee.」Vince咧嘴笑開，略顯輕浮地吹了聲口哨，一手搭上那人的肩膀，另手伸向面板按住關門鍵。

「文森特知道你跑出來嗎？」Vince直到電梯門再度開啟才出聲打破沉默，開口就是調侃，也沒問對方要去哪，他幾乎能肯定兩人的目的地是相同的。

「廢話，當然是偷跑出來的，你不也是？」李旭翻了個白眼，似乎很受不了Vince的明知故問，鬆手讓啃完的雞骨頭落入袋底，咚一聲丟進轉角的垃圾桶。

午後兩點半的地下室很安靜，兩人順著潔白的廊道向前走去，蛛網般的地底通道串起據點的各棟建築，大概是為了送醫方便，他們的目的地並不遠。

腳步聲迴盪在耳邊，熟門熟路地在第二個T字路口右轉，他們走過連通道來到另一棟建築——訓練場。

這時就能充分體會到全面電子化的好處，沒碰上任何人的阻撓，穿著輕便的兩人在平板上輸入資料，跨過自動門閃進裝備區，各自揀選起需要的東西。

露指護手套、深色護目鏡、隔音耳罩和防彈背心，兩個突擊兵有著不相上下的俐落，整裝完畢的他們在另一端的自動門前會合，並肩而行。

偌大的靶場裡僅有兩個人影，在牆上的感應板驗過指紋後分別領到了一把GLOCK22和三個彈匣，挑了中央偏左的位置，走進相鄰的半開放式隔間。

「我記得你傷到了肩膀吧？沒問題嗎這位大叔。」隔著強化玻璃將Vince上下打量了遍，李旭亮出白牙笑得惡質，惦了惦手上的槍械。

「天知道，就試個手感。然後，8歲的年齡差稱不上大叔吧？」拉動套筒上了膛，Vince隱諱地承認了傷口可能造成的影響，抓起掛在頸上的耳罩戴上。

身前的電子螢幕倏地跳出畫面，倒數五秒。

李旭和Vince沒再交談，右掌扣槍左掌包覆而上，凝神瞄準，一瞬間隱帶規律的槍響爆開，夾雜著清脆的彈殼落地聲。

熟悉的煙硝味環繞周身，退下空彈匣拍在置物檯面上，螢幕上分別亮出13個標記點，不怎麼集中，更切確的說，分散得有些慘不忍睹。

.....所以說，到底為什麼有人會想在住院期間跑來打靶呢？

李旭不甚滿意地啐了聲，還來不及和Vince說上句話，新的靶子已就定位，倒數聲再度響起。

三輪過後——

「這什麼鬼成績！」李旭咬牙切齒地登出系統，50%的準確率要說是尚可都嫌勉強，他探頭探腦地看向Vince的螢幕。

「.....什麼也別說。」30%，這大概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了，Vince抹了抹臉，大概也沒料到會如此慘烈。

「不說就不說。輸的請吃晚餐，我要吃肉！」拋著空彈匣，李旭揚起不懷好意的笑，練習成績只有本人可以查看，但他可是趁畫面消失前瞄到了顯示數據。

「行，現在就去吧，趁人還不多。」剛剛好像沒賭這個吧？撇撇嘴沒多做反駁，Vince力道稍重地弄亂那頭黑髮後出聲應下。

活動著遭受後座力衝擊的手臂和肩膀，李旭和Vince歸還了槍械和裝備後退出訓練場，循著原路折回醫療棟。

兩人漫無邊際地聊著，從連通道通往何處到新上市的飲料有多難喝，再從李旭聞出的晚餐菜色跳到三個街口外新開了家酒吧，格外有默契的，他們避開了有關射擊成績的話題。

李旭的手機在他們踏出電梯時響起，Vince不用猜也知道是誰打來的，視線掃過樓面，確認沒有看到那頭白色長髮後對李旭打了個手勢。

「.....對, 在餐廳.....跟Vince一起, 正要吃晚餐.....在電梯遇到的啊.....沒有我沒亂跑.....嗯, 結束值班後我去接你.....」

留李旭在原地交代行蹤, Vince走向販賣機逕自投了兩瓶水, 扭鬆瓶蓋後塞了一瓶到夥伴手中, 灌著水扯過人走向點餐台。

今日特餐是碳烤豬肋, 限量供應, 太晚可就沒得吃了。